

广州西北郊两千年城迹考： 市一医院的考古新发现与解读

广州古称番禺，自秦朝(公元前214年)设南海郡以来，一直是华南地区的郡治、州治、府治所在地。从秦至唐五代，不论是秦时任嚣城、西汉南越国时期番禺城、东

汉晚三国时期步骘番禺城，晋南朝乃至唐五代时期，广州古城大致都在东至仓边路，西达吉祥路，南到文明路、大德路一线，北至越华路一线范围内。北宋在此基础上修筑子城，向东、向西先后筑城，构成子城、东城和西城三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合三城为一，东、南、西方向大致不变，主要是往北扩至越秀山，至明嘉靖年间向南修筑新南城，大致至万福路、泰康路、一德路沿线。清代基本沿用明城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工作进程，广州城市考古工作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如1995年、1997年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南越国水闸遗址，2002年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1998年、2024年小马站东汉至唐五代城墙遗址等。这些重要发现，亦源于广州2200年来城址未迁、中轴延续的特殊城市基因。因此，不少遗址均呈现出独特的叠压式特征。不同朝代的建筑、器物层叠累积，如厚重史书页页镌刻。

本次广州古城外西北部区域(即如今市一医院位置)的考古发现亦给我们留下珍贵遗存。考古发掘区曾被一条东西向凹地分隔为南北两区，该凹地应为宋代“西濠”水道遗迹。南区发现宋、明两代城墙叠压遗址；北区高岗遗址(以古地名为命名)地层中，则出土西汉至清代的建筑构件与生活器物。这些遗存如历史坐标，串联起古城西北郊时空。

考古发现

市一宋、明时期城墙：跨越时间的平行相守

该遗址位于医院市一大道往南区域，2014年3月至11月，考古人员配合医院建设，发掘面积500平方米，主要发现宋、明时期城墙遗迹。在地下近5米深处，宋明两代城墙相叠而立，明城墙分布方向与宋仅相差2°。两代城墙跨越千年，平行相守。

宋代城墙：方向西北偏北4°，清理长度21.64米，城墙底部南北宽12.06米、残高3.15米，由内(南)、外(北)壁包边砖墙和墙芯填土组成。城墙至少经过三次加固。出土有青灰色砖墙，砖面有“番”字铭文，侧面有

“番禹”戳印或“升七”等刻画符号。另有出土黄釉罐、盆，黑灰陶罐，青釉碗、壶，青瓷、白瓷碗以及陶建筑构件和“治平元年”“熙宁元年”铜钱等。

明代城墙：与宋代遗址几乎平行分布，方向西偏北6°。清理部分长10米，残高4.05米。北(外)壁包边砖墙厚1.5-1.6米。其结构为：最下一层用红砂岩石块砌筑基础；基础之上以9层红砂岩石条结构；上部用长方形城墙砖错缝砌筑，外侧多用整砖，内侧多用残砖。外壁向上逐层内收，层与层之间用白灰黏合。



西汉南越国时期排水沟及陶管道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初步认识

综上所述，市一医院发现的文化遗存具有年代跨度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等特点，通过梳理历年周边考古成果及历史地理环境，结合文献，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从前有“高岗”，岗北有“兰湖”

高岗遗址位置是一个小山岗。清代《南海县志》所刊《县志附全图》，市一医院东风西路南侧用地附近历史上曾存一处“高岗医灵庙”，结合古舆图、文献与考古成果，发掘区域应是名为“高岗”的小山岗。山岗距离唐五代以前广州古城约2公里。

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广州城西北部为大面积水域。历年在东风西路以北考古发现的水相淤积层也证实这一点。这片水域应是兰湖，兰湖在历史文献中多有提及，最早可见南朝《南越志》记载：“番禺县北有三湖，一曰沉夜(湖)，二曰莼湖，三曰芝兰湖。”芝兰湖便是兰湖别称。兰湖三面环山，东为象岗，南为西山，西接司马涌，北为桂花岗、蛇栏岗、陈岗。西山上有西山庙(大致在现今西山庙前一街广州能源检验研究院位置)。西山往东即为高岗。高岗北侧亦为兰湖。

千年兰湖津，蕃舶云集处

兰湖作为广州唯一的天然湖泊，湖阔水深，与珠江干流相通并注入南海。走水路交通南来北往的船舶，可能早在汉代就已进出兰湖，把其作为商贸中转站停泊点、码头及避风港等。唐代广州作为“万里通海夷道”起点，兰湖码头成为北江、西江主要停泊点。元《大德南海志》记载兰湖(芝兰湖)为广州城西船只停泊处，湖面宽阔，可避风浪，是内河航运的中转站。其“周回二十余里”，湖岸设码头供商船装卸货物。南宋《方舆胜览》载“兰湖通舟楫，商贾云集”。明代《广州府志》记载“兰湖通珠江，北接流溪”，湖岸码头为唐宋时期蕃商(外国商人)停泊点之一。在宋代还是广州城西北的船舶避风港，“凡使客舟楫避风雨皆泊此”。文献给我们描述了码头停靠大量商船装卸货物，南来北往商贾云集，人群中还有阿拉伯、波斯等外国商人的一幅热闹繁荣景象。

唐前陆路通，水涨隔六榕

高岗傍着兰湖，地理位置优越，因此给我们留下许多重要发现。发掘区东部地表往下清理现代层、宋代垫土层，垫土层下发现用砖构水井和灶，往下约2米为北宋至唐五代时期地层水相淤积层，再往下发现南朝晚至隋唐时期墓葬，墓葬打破南朝中土层，南朝地层下是水洼地淤积层，再往下距地表约4米的生土面发现一眼南越国时期土井。根据这些地层堆积情况和遗迹现象，结合宋明城墙所在地不是山岗或台地，而是较低洼地势，城墙修筑以前的地面距地表超过6米，因此推测在西汉南越国时高岗靠水的边缘位置还至少要往东风西路北部(走)，兰湖当时水面还要低于现地表4米以下，直到唐代后期由于长年淤积，湖底渐高，水面上涨，兰湖水域才进入人造区向南延伸至西濠(宋代护城河)位置。因而，在唐中期以前高岗有可能大致向东南方向与六榕寺位置存在陆路通道，进而推测广州古城陆地延伸最西北区域，应该是高岗。据前所述，历史发展到唐五代时期，高岗地理环境已发生变化，随着兰湖水面上涨，湖水沿

高岗中部偏东处立一通“清光绪十一年募捐碑”，初步推断为修建埠头时所设。

墓葬：清理西汉南越国至隋唐时期墓葬超过60座。有南越国时期的越人生土二层台土坑墓，西汉晚至东汉时期土坑木椁墓、砖室墓，南朝晚期至隋唐墓葬数量最多，除了少数是带墓道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外，多数以小型墓葬为主，基本上是墓室或墓坑狭长，长度超过2米，宽0.5米左右。出土器物有四系陶罐、六系罐、杯、盖托、碗、碟、盂、唾壶、砚台等青瓷器。另外还有数量较多的西汉南越国至宋的水井、灰坑、灰沟等遗迹以及大批量绳纹瓦、瓦当等不同时期建筑构件的发现。



高岗遗址：生死交织的丰富千年

直径10厘米左右，厚0.1-0.3厘米。出土执壶、熏炉盖、陶佛塔、瓷碗、瓦当、筒瓦、板瓦等遗物。

宋代垫土层：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东部与中部区域。依山进行堆填，表面较平整。垫土层最厚超过1米。分两层，上层最厚，土红褐色带黄斑，典型的山岗土质，堆积层东厚西薄，下层土色泛黄，部分区域土灰黄色，中间堆积厚两端薄。

明清时期城壕护堤与清代埠头：位于发掘区东南部，由石护坡和埠头构成。石护坡分为两级：一级护坡位于北部，揭露长度25.5米，呈东西向。上部受到破坏，残余部分的石块大小不等，散乱分布；下部使用长条石块砌筑，南部侧立面修筑平齐。残高0.8-1.2米。二级护坡位于一级护坡南部以下，揭露长度20米，东向西。以石块顺砌，排布较整齐。埠头位于石护坡以西，依护坡向南修筑。东西向，长条石板铺就，路面整体西高东低，呈斜坡状。埠头中部偏东处立一通“清光绪十一年募捐碑”，初步推断为修建埠头时所设。

墓葬：清理西汉南越国至隋唐时期墓葬超过60座。有南越国时期的越人生土二层台土坑墓，西汉晚至东汉时期土坑木椁墓、砖室墓，南朝晚期至隋唐墓葬数量最多，除了少数是带墓道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外，多数以小型墓葬为主，基本上是墓室或墓坑狭长，长度超过2米，宽0.5米左右。

出土器物有四系陶罐、六系罐、杯、盖托、碗、碟、盂、唾壶、砚台等青瓷器。另外还有数量较多的西汉南越国至宋的水井、灰坑、灰沟等遗迹以及大批量绳纹瓦、瓦当等不同时期建筑构件的发现。

唐至五代时期贝壳堆积灰沟：东西向，西高东低，北部边缘较整齐，呈直线状，南部边缘中间区域为不规则形，向南外凸，呈曲线状，斜边向内下凹，弧底。揭露长度53.4米，宽2.6-5.6米。沟内中东部有大量白色圆形海月贝壳堆积，贝壳堆积局部向南外凸。贝壳表面光滑、扁平，应经过去加工。

想象一下，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着宏伟的建筑、热闹的码头、繁华的集市。而如今，现代化医院大楼即将拔地而起。考古，一场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追问，把生死折叠的丰富历史场景缓缓打开。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部，东、北、西分别与盘福路、东风西路、人民北路相邻；南隔彭家巷与千年古刹光孝寺共享晨昏。

为配合市一医院改扩建项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于2014年、2022年及最近的2024年-2025年开展了三期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大量遗迹和文物，为廓清自西汉南越国以来广州古城西北郊的社会发展历史沿革、北宋至明清广州城“北城墙”西段的建设与变迁，以及古城地形地貌和水系变化等提供了珍贵实证，对研究广州历史地理产生重要意义。

□ 蔡杰

千年古墓诉城史： 汉代番禺的生死印记

□ 霍雨丰

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内，看着近在咫尺的文物，读着50多年前的一封信，思绪已飞跃到两千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汉代的番禺城，是司马迁笔下著名秦汉都会之一，也是帝国南缘最独特的城市，秦文化、汉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碰撞，形成独特发展轨迹。时光荏苒，有赖于考古工作者的发现，广州汉代考古成果极丰，宫殿、苑囿、王墓、水井，还有上千座臣民墓葬，织就两千年前生活图景。



先烈路
下二望岗出
土的玉雕猴
形饰件
广州博
物馆供图

从麦英豪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献出版社，2021年12月)，现藏中国考古博物馆。

麦英豪先生是广州考古的核心人物，信中提到的华侨新村西汉墓群、淘金坑西汉墓群，均是他主持发掘，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广州重要的城市考古成果，其中1953年至1960年间考古发现的包括华侨新村西汉墓群在内的409座汉墓，收录在《广州汉墓》一书，该书不仅是广州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专刊，更是岭南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里面所涉及墓葬点多达80余处，遍布广州东南西北，它们不仅是两千年前番禺城居民生活的点滴所在，也是两汉时期400年间城市发展轨迹的直观反映。

番禺城东北郊：排列有序的南越国贵族墓群

以南越国宫署为中心的番禺城，周长十里，城南外是宽阔珠江，西北、东边则尽是岗峦起伏之地，除了修建城外基础设施之外，这些小山岗成为番禺城居民离开人世之后的葬处。其中，东北郊一带是西汉南越国臣民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且严格划分了南越国不同等级官吏、平民、家族的墓地，排列有序，主要分布在淘金坑，华侨新村的帆壳岗、玉子岗、竹园岗，以及邻近先烈路的下二望岗、麻鹰岗等地。

等级最高的墓地为麻鹰岗，在今广州动物园内，该墓地的核心墓葬均随葬车马模型和鎏金铜车饰，应是南越国高等级贵族。其中一座墓主名为“辛假”，出土大量铜器、铁器、玉器，一些文物在南越国墓葬中罕见，如两件玉印，分别是名章“辛假”和身份印“臣假”，又如两件鎏金铜鸟俑，是南越国考古的孤例，还有四件玉璧成纵列位于墓主棺位，为广州南越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一例。201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广州动物园内发现一座名为“志古”的墓，与“辛假”同时期，2024年在麻鹰岗又发现南越国墓若干，可见麻鹰岗墓地的规

横枝岗：广州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之一

横枝岗位于番禺城北郊偏东，这片区域地势较高，周边是连片山岗，加之离城市中心距离适中，此处发现自汉至清的历代墓葬，是广州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之一。该墓地不见西汉南越国时期墓，应是汉武帝平南越后，西汉中晚期番禺臣民新规划的一个墓葬群，曾为后世所沿用。现发现以横枝岗为中心的泛横枝岗墓葬区面积很大，西汉中晚期的墓葬群集中在原横枝岗本体(约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及邻近的今广州港疗养院、今广州市胸科医院一带。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五路大军平定南越国。战争后番禺城满目疮痍，幸存的百姓和南下的中原汉人组建成番禺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五路大军平定南越国。战争后番禺城满目疮痍，幸存的百姓和南下的中原汉人组建成番禺城。

见证两千年前“河南”的开发

两千年前珠江河面宽阔，番禺城民主要生活在“河北”一带，“河南”一带整体地势较低。

卓稚雄老师在其《广州历史地理拾零》一书中对南越国时期水陆状况进行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大多为滩涂之地，不宜居住生活。西汉初期“河南”仅在市二宫小港路一带发现有零星墓葬遗迹。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随着珠江水面下降等地理环境因素的改变，加上人口增加和舟楫的发达，番禺城民活动范围向南扩展，在今海珠区的小港路、前进路、晓港、康乐村、南石头一带发现的墓葬越来越多，见证了两千年前“河南”的开发。

在小港路大元岗发现的一座西汉晚期墓，一件陶壶盖刻划“杨本”二字，很可能是墓主姓名，这是迄今广州墓中最早可考姓名的“河南”居民。而在晓港细岗发现的一座穹窿顶券顶砖室墓，年代为东汉后期，墓葬虽被盗，但出土多件陶器上均刻有“梁伯通”。

(本文作者是广州博物馆副研究员)